

聚焦·土耳其叙利亚强震

土耳其强震已致逾千人遇难

超五千人受伤 救援正在进行 暂无中国公民伤亡



这是2月6日在土耳其马拉蒂亚拍摄的一处倒塌的建筑。 新华社发



2月6日，人们在叙利亚哈马省转运伤者。 新华社发



2月6日，在土耳其阿达纳，救援人员进行搜救工作。 新华社发

根据土耳其灾难和应急管理局发布的信息，在土耳其南部靠近叙利亚边境地区的卡赫拉曼马拉什省当地时间6日4时17分(北京时间9时17分)发生7.4级地震；加济安泰普省于4时26分发生6.4级地震。周边几个省份都有强烈震感。另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消息，此次地震的震级为7.8级。

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6日说，土耳其南部当天凌晨发生的强烈地震已造成912人死亡、5385人受伤。他表示，这次地震是土耳其1939年以来遭遇的最严重灾难。土耳其灾难和应急管理局当天晚些时候说，死亡人数升至1014人。

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当天向新华社记者确认，目前暂无在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伤亡。

叙利亚卫生部6日表示，当天凌晨发生在土耳其南部靠近叙利亚边境地区的强烈地震已致叙境内430人死亡，另有1315人受伤。

据叙卫生部发布的声明，伤亡人员集中在阿勒颇省、拉塔基亚省、哈马省、塔尔图斯省等叙中北部省份，伤亡数字可能进一步上升。

另据叙利亚通讯社6日报道，叙总统巴沙尔已召开内阁紧急会议，评估地震影响并研究制定紧急救援方案。叙总理侯赛因·阿尔努斯和各部门官员已成立“中央行动室”全天候协调领导灾情应对工作。

地震已造成土耳其境内2824座楼房倒塌。埃尔多安说，他已向受地震影响的多个省份的省长通话，了解受灾和救援情况。“虽然天气寒冷且地震发生在凌晨加大了救援难度，但每个人都全力以赴投入到救援中。”他说。

按埃尔多安的说法，这是土耳其80多年来发生的最严重灾难。1939年，土耳其东部埃拉泽发生7.8级地震，导致大约3.3万人死亡。

土耳其位于地震多发带。2011年，土耳其东部凡省发生7.2级地震，造成644人死亡。2020年，土耳其西部爱琴海海域发生6.6级地震，造成116人死亡。

土耳其已将救灾应急响应等级提升至最高的4级，意味着急需国际救援。土耳其内政部长苏莱曼·索伊卢说：“当前首要任务是搜寻和救援，我们所有队伍都处于戒备状态。”

土耳其红新月会负责人凯雷姆·克纳克说，地震发生的区域“令人担忧”，可能造成大范围严重损失。他呼吁民众前去献血。

在震感强烈的土耳其南部城市迪亚巴克尔，一名妇女从7层高的建筑中逃出，脸部受伤，胳膊骨折。她在救护车中说：“房子晃得像摇篮。我家有9口人，两个儿子还困在废墟中，我要等他们。”家住震中附近城市加济安泰普的一名男子说：“我活了40多年，从没有过这种经历。极其强烈的晃动至少有三次。”

路透社记者拍摄的视频显示，救援人员在迪亚巴克尔一座大楼的废墟中搜寻幸存者，多辆救护车和消防车在现场待命。救援人员时而举手要求周围人安静下来，以便听到幸存者声音。

土耳其乌拉法电视台播出的画面显示，在桑利乌拉法省一区域，一座7层高的楼房完全坍塌，路人飞奔逃命。

一名30岁的迪亚巴克尔居民回忆事发状况仍心有余悸：“地震发生时，突然一声巨响，我们家隔壁的楼塌了。我赶紧往外逃，到处是尖叫声。我移开砖块，和朋友一起救出伤者，但尖叫声仍在持续。之后，救援队来了。”

土耳其灾害与应急管理局发布的一段视频显示，在马拉蒂亚市，一名救援人员爬进废墟中试图与受困者交流。这名救援人员说：“你穿的衣服是什么颜色，是粉色吗？这会儿请再忍耐一下，我现在什么也看不到。”

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测定，这次地震震级为7.8级，震源深度17.9公里。土耳其灾难和应急管理局6日下午将震级从最初的7.4级修正为7.7级。

英国南安普敦大学结构与地震工程学副教授穆罕默德·卡沙尼说：“高震级加上浅震源使这次地震极具破坏性。”

新华社特稿

外交部发言人：中方密切关注土叙地震灾情

新华社北京2月6日电(记者 温馨 伍岳)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日说，中方密切关注土耳其、叙利亚发生强烈地震灾情，向灾害中的遇难者表示哀悼，对遇难者家属和受伤人员表示慰问。衷心祝愿土耳其和叙利亚人民早日战胜灾害，重建美好家园。

在6日下午例行记者会上，毛宁说，地震之后，中国驻土耳其、叙利亚等地区使领馆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多方核实了解中国公民受灾情况。目前，暂未收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中国驻相关地区使领馆将继续密切关注地震灾情，做好当地中国公民领事保护与协助工作。我们也利用这个机会提醒在土耳其和叙利亚的中国同胞防范地震次生灾害。”毛宁说。

相关链接

土耳其近年遭遇强震一览

- 2020年10月30日，土耳其西部附近爱琴海海域发生6.6级地震，震源深度约为16.5公里。西部伊兹密尔省震感强烈，地震造成116人死亡、994人受伤。
—2020年1月24日，土耳其东部埃拉泽省发生6.8级地震，至少20人死亡、1000余人受伤。
—2019年9月26日，土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发生5.8级地震，共造成34人受伤、全市474座建筑物受损，部分学校停课。
—2017年2月6日至8日，土西北部恰纳卡莱省共发生497次地震，没有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第一轮地震发生在6日早晨，最大震级为5.3级，造成8人轻伤。余震造成约300座房屋受损，当地居民被迫迁入帐篷。
—2011年11月9日，土东部凡省发生5.6级地震，截至13日造成40人死亡、30人受伤，25座建筑物遭到不同程度破坏。

- 2011年10月23日，凡省发生7.2级地震，造成600余人死亡、4000余人受伤，约6000座建筑物遭不同程度破坏。
—2010年3月8日，土东部埃拉泽省发生6.0级地震，造成41人死亡，位于震中的卡拉古昌县附近6个村庄死亡人数最多。
—2003年5月1日，土东部宾格勒省发生6.4级地震，造成176人死亡、600多人受伤，近1200座建筑物受损。
—1999年8月17日，土中部和西部地区发生7.4级地震。11月12日晚，土西部又发生7.2级强烈地震。两次大地震造成1.8万人丧生，4.3万人伤残，60万人无家可归，经济损失达200亿美元。土耳其20世纪共发生9次震级为7级或7级以上的地震。

新华社特稿

永远的伤疤

——起底美国违背人性的人体试验

新华社记者 李雯

2022年12月，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承认，该校人员曾于上世纪利用囚犯开展“不道德医学试验”；2022年10月，美国费城市政府就上世纪在一所监狱里开展“不道德医学试验”道歉；2010年10月，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就一项性病秘密人体试验向危地马拉道歉……

多年来，每隔一段时间，美国就有新的人体试验丑闻曝光。这些试验突破道德底线，给医学史上刻下永远的伤疤，就像时任危地马拉总统阿尔瓦罗·科洛姆曾谴责的那样是“违背人性的犯罪”，也“揭示了美国医学道德岸线下的唯利是图”。

“黑暗的印记”

上世纪70年代，当艾伦·霍恩布卢姆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费城监狱系统担任文化教员时，他立即注意到高墙后面一些不寻常甚至令人不寒而栗的事情：在位于费城东北部的霍姆斯伯格监狱里，许多囚犯的背上“打着补丁”或裹着包扎纱布。霍恩布卢姆后来惊讶地发现，这些人是该监狱长期人体试验活动的“小白鼠”。

“这是费城历史上一个非常黑暗的印记。”霍恩布卢姆日前在霍姆斯伯格监狱外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霍姆斯伯格监狱是上述不道德人体试验的现场之一，霍恩布卢姆1971年到费城监狱系统工作。

历史记录显示，1951年至1974年，该监狱数百名囚犯成为人体试验对象，被故意暴露于药品、病毒、霉菌、石棉甚至二噁英中，用于皮肤病、生物化学和制药研究，研究“赞助商”包括美国知名医药公司和军方。

霍恩布卢姆说，霍姆斯伯格监狱“可以说是(当时)美国最大的人体试验中心”，试验由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人员阿尔伯特·克利格曼主持，研究对象绝大多数是非洲裔囚犯。“这些囚犯绝大部分人没怎么受过教育。他们没有被告知体内注射了什么或身上涂抹了什么。为换取微薄报酬，他们要忍受皮肤瘙痒、起疹以及发烧等各种症状，有些人还发生了性情变化，但没人帮他们治疗这些副作用。”

“当克利格曼走过监狱大门时，他看到的不是囚犯，不是人，而是他口中的‘一百亩皮肤’——这些人处于社会经济的最底层。”霍恩布卢姆对记者说。1993年，霍恩布卢姆放弃了在费城警长办公室的工作，以研究和曝光这段“黑历史”。他将自己有关该监狱人体试验的第一本著作起名为《一百亩皮肤：霍姆斯伯格监狱人体试验》。这本书1998年出版后轰动一时，一些曾经的人体试验受害者这才明白自己经历了什么。

后来，霍恩布卢姆遇到了非洲裔男子爱德华·安东尼——霍姆斯伯格监狱的“小白鼠”之一，将他的遭遇写进关于该监狱的第二本著作《被科学惩罚：一个黑人在美国监狱服刑的故事》并于2007年出版。霍恩布卢姆说，这些试验“基本上毁了安东尼的生活”，他像其他受害者一样，对美国的“医生以及医疗机构极度不信任”，因为他们看到自己如何被利用甚至被虐待，如同亚拉巴马州“塔斯基吉梅毒研究”的受害者那样。

“塔斯基吉梅毒研究”对美国黑人来说是一段可怕的记忆。自1932年起，美国卫生部门官员在亚拉巴马州塔斯基吉以“免费治疗梅毒”为名，征集600名黑人男子作为试验对象，包括399名梅毒感染者和201名作为对照组的健康人，秘密研究梅毒对人体的危害。曾参与这项试验的护士尤妮斯·里弗斯说，患者们免费接受的所谓“治疗”，实际上不过是几片维生素或阿司匹林药片，甚至在青霉素被广泛用于治疗梅毒后仍是如此。试验的主要目的就是让这些患者不接受任何治疗，以保证研究的“连贯性”。

这项研究直到1972年被媒体曝光后才被迫终止，当事人被隐瞒真相长达40年，许多受害者及其亲属付出了健康乃至生命的代价。在1972年美国媒体首次披露这一丑闻时，参与试验的患者中已有28人直接死于梅毒，约100人死于并发症，40人的妻子受到传染，19名子女在出生时就染上梅毒。

伸向世界的“黑手”

2010年10月1日，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致电时任危地马拉总统科洛姆，就60余年前一项秘密人体试验道歉。

原来，1946年至1948年间，美国研究人员在危地马拉的监狱里进行人体试验，在受害者不知情或未经受害者允许的情况下故意让他们感染梅毒和淋病。试验对象随后接受青霉素治疗，以测试青霉素是否有治疗或预防效果。直到2009年，有医学史专家在梳理已故美国医生约翰·卡特勒留下的资料时，才发现这段危地马拉监狱内的惊人历史。

2011年，美国生物伦理问题研究总统委员会发布报告承认，20世纪40年代，美国研究人员在明知违反伦理标准的情况下，故意让危地马拉1300多名囚犯和精神病患者感染梅毒等性病。在试验过程中，共有83名试验对象死亡。

参与受害者对美方诉讼的危地马拉医疗调查员巴勃罗·维尔纳对新华社记者说，这一秘密人体试验不仅直接危害受害者自身的身心健康，也直接危及其后代。一些受害者的后代因脑损伤，会出现行为紊乱、精神分裂以及其他精神或心理疾病。

“我们发现不少梅毒患者的子女受到直接影响。有些人容易发生早期流产，许多人无法生育子女。很多孩子一出生就感染梅毒，一些孩子长到二三个月就夭折。”维尔纳说。他说，许多受害者或其家属至今仍未得到应有赔偿。

危地马拉政府起诉美国制药巨头辉瑞公司案也曾广受关注。1996年4月，危地马拉北部卡诺诺爆发麻疹、霍乱和脑膜炎疫情，造成3000多人死亡。辉瑞公司向这一地区派出

“志愿医疗队”，在此过程中对约200名儿童进行了抗脑膜炎新药“特洛芬”的药物试验。此后，危地马拉政府指控辉瑞公司在未获批准的情况下进行这项试验并造成11名儿童死亡，其余181名儿童留下耳聋、脑损伤、失明、瘫痪等后遗症。辉瑞否认所有指控，表示有关计划当时获得尼政府批准，并称造成这些后遗症的是脑膜炎而非“特洛芬”。2009年，双方达成协议，辉瑞同意支付7500万美元，其中3500万美元用于赔偿受害者。

危地马拉科学院前院长、病毒学家奥耶瓦莱·托莫里告诉新华社记者，他对那场悲剧印象深刻，这种事本不该发生。在托莫里看来，辉瑞当年在危地马拉儿童身上做药物试验是乘人之危，因为患儿父母寻求医疗心切。“他们(辉瑞)来这里开展不符合医学伦理规范的药物试验。他们声称试验对象对药物试验的可能结果充分知情并且接受，但这不是真的。他们显然很不恰当地利用了疫情的严重性以及试验对象父母的无知。”

到了21世纪，这种不道德人体试验依然时有发生。2017年，美国维护人权医生组织发布调查报告指出，美国中央情报局在“9·11”事件后实施“非法、不道德”的所谓“强化审讯”研究，由医学专业人士设计和试验包括水刑、睡眠剥夺在内的各种“酷刑技术”，收集数据以研究审讯效果，并将“研究成果”用于对被关押人员的审讯。在报告所列举的一个案例中，对一名被关押者的审讯手段极为残酷，以至于团队工作人员被警告要“为以前从未见过的事情做好准备”，甚至其中有些人因受到强烈刺激而哽咽、哭泣。

2022年以来，俄罗斯披露了美国在全球资助或控制数百个生物实验室的消息，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其中一些实验室也被指控进行人体试验并导致人员死亡。俄罗斯微生物学家伊戈尔·尼库林说，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在他国领土上操控数百个军事生物实验室，并为此花费数十亿美元，那就是美国。

肯尼亚国际问题专家卡文斯·阿德希尔说，美国在全球控制的生物实验室秘而不宣，外界对它们的目的和运行状态一无所知，这些有军事背景的神秘实验室对世界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一些历史案例表明，美国操控的生物实验室出现过安全问题，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违背人性的犯罪”

美国开展的上述不道德人体试验违反了医学最基本的一项原则——不伤害。国际上关于医学人体试验的《纽伦堡法典》和《赫尔辛基宣言》等文件，都明确了相关原则。

美国纽约大学生物伦理学家阿瑟·卡普兰说，针对二战中纳粹在集中营进行人体试验的罪恶行径，战后制定的《纽伦堡法典》规定，在人体上进行试验必须获得试验对象同意。这是对人的尊严和自主权的根本尊重。

“美国医学界当初不顾《纽伦堡法典》的约束，认为这些规范是科学探索进程中的障碍，就没有遵守。”霍恩布卢姆说，“一些非常‘聪明’的人抛开医学伦理，把它当作束缚或问题，这就是美国监狱等机构中有那么多人体试验的原因。”

美国维护人权医生组织指出，多人刑讯技术效果研究计划是在未经被关押者同意的情况下进行的，美国医学专业人士在为酷刑这一犯罪行为提供支持的過程中又犯下另一项罪行，即在受害者身上进行人体试验。这是《纽伦堡法典》制定以来“美国医学专业人士违反医学伦理最严重的行为之一”，也“违反美国法律和国际化”。

曾跟踪调查美国在危地马拉秘密人体试验的社会调查工作者克拉拉·德派斯表示，可能发生的危险与隐患，这些试验违反了《赫尔辛基宣言》的基本原则。危地马拉时任总统科洛姆更是直言这些试验是“违背人性的犯罪”。

托莫里认为，辉瑞当年在危地马拉的试验违反了世界卫生组织关于药物试验的规范，也违反了医药企业应遵守的医学伦理。相关赔偿对辉瑞来说算不上很大损失，但这一事件给危地马拉民众留下长久的痛苦记忆，不少当地人至今仍记忆犹新，对外国药物和疫苗仍心存疑虑。这甚至影响到危地马拉开展的历次疫苗接种行动，包括新冠疫苗接种。

归根结底，不论是在美国国内还是在其他国家，进行秘密试验的许多美国研究者并没有把试验对象当作平等的人来看待。

“这些囚犯基本上被遗忘了，就像实验室里的小白鼠、狗，或是猴子、猩猩。”霍恩布卢姆在谈到霍姆斯伯格监狱的人体试验受害者时这样说。

德派斯指出，美国研究人员对危地马拉人极度不尊重，在试验记录中将其称为“低等人”。“(危地马拉方面提起的诉讼)悬而未决，因为危地马拉和美国的平等不平等。”德派斯说，“这种不平等不仅体现在两国关系上，也体现在美国公司与危地马拉政府打交道的过程中，更不用说说受影响的群体，也就是那些弱势和不受尊重的群体。”

新华社北京2月6日电

美国共和党大金主暗示反对特朗普竞选总统

美国亿万富豪查尔斯·科赫主导的“美国人争取繁荣”团体5日暗示，反对前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角逐2024年总统选举共和党候选人提名。

英国《金融时报》分析，这反映出美国保守派“金主”与特朗普之间的嫌隙。

“美国人争取繁荣”是一个保守派政治筹款团体，主张减税、放松监管和自由贸易，曾为不少共和党人筹集竞选资金，不过未曾公开为任何总统竞选人背书。

这一团体分管政治竞选事务的艾米莉·塞德尔5日在一份网络声明中说，“对这个国家最好的事就是在2025年有一位代表新篇章的总统”，“美国人争取繁荣”会在共和党预选阶段支持一名“能赢”的竞选人。声明没有点名特朗普。

塞德尔还写道，“美国人争取繁荣”有意介入更多党内预选，缘由是看到“共和党正在提名一些差劲的竞选人。他们被吹嘘为美国核心信条的东西，将被美国民众拒

绝”，那会让民主党人趁机提出“更极端的政策”。“美国人争取繁荣”先前公布的信息显示，它去年在22场联邦层面和近200场州一级层面的共和党预选中支持相应候选人，“胜率”高达80%。

去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结束后，特朗普正式宣布参加2024年总统竞选，是迄今唯一正式作此宣布的共和党人。

特朗普执政时的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妮基·黑利预告本月15日发表“重大声明”，外界普遍预期她会正式宣布竞选总统。特朗普另一潜在竞争对手是风头正劲的佛罗里达州长罗恩·德桑蒂斯，后者尚未确认参选。

《金融时报》报道，除了“美国人争取繁荣”，曾支持特朗普的另一保守派政治团体“增长俱乐部”以及投资家肯尼思·格里芬、斯蒂芬·施瓦茨曼等共和党大金主都反对特朗普竞选下届总统。

新华社特稿